

# 與二十一世紀有約

金耀基

中國文化自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有意識與無意識地出現了「現代的轉向」，也即中國的現代化。它的終極願景即在建構一個中國新的文明秩序。這是一個跨越三個世紀的「漫長的革命」，也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人命定的事業。

十年前《二十一世紀》創刊時，我這樣寫：「今年是1990年，再過十年，我們將走過二十世紀，躍進二十一世紀。」十年風雨，《二十一世紀》在風中雨中終於走進了二十一世紀。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說，時間是「三度間的現在」：「現在」是我們經驗着的，「過去」是現在的回憶，而「未來」則是現在的期望。誠然，《二十一世紀》十年前與二十一世紀已經有約。



在《二十一世紀》十周年的今日，不禁要再問，《二十一世紀》究竟是為甚麼而辦的？是的，它是「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這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先生在創刊號上交代得很清楚的。今天，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編者還是持有這個想法的。在二十世紀的90年代初創辦時，這份刊物決定用《二十一世紀》的刊名，顯然大家心中所關念的是中國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與前景。

中國文化自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有意識與無意識地出現了「現代的轉向」，也即中國的現代化。傳統的文明秩序已一步步地解體，中國的現代化之終極願景即在建構一個中國新的文明秩序。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在文化上的努力基本上都投注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個領域的制度的建構。無可諱言，各種制度的設計幾乎很少例外不是借取自現代西方的，這也就是「西化」，但在制度的移植過程中，也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同程度的「中國化」。中國制度的現代化工作將會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借用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一本書名，這是一個跨越三個世紀的「漫長的革命」。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龍年，我們了解到中國正處於最凌厲的、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誠然，全球化在某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全球擴展現象，但是，全球化卻更可視為全球現代化的結果，而中國的現代化則是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應指出者，全球現代化是多元的，全球現代性也是多元的。全球現代性的多元性格則緣於世界不同的文化傳統的干預（不論其干預是否為創造性的）。唯有一點卻應該指出，中國的現代性（或新文明結構）與西方的現代性是有共同的一面的，那就是科技文明的性格。

現代文明的科技性是對所有傳統文化（包括中國的）最深刻的挑戰。甘爾納 (Ernest Gellner) 說「過去科學在世界之中，現在世界在科學之中」，極能說出科學在今天文明中的位序。人類創造科技，而科技的力量已由改變「自然」，到改變「社會」，現在基因科技更在改變「人」自身（生理與心理的）。人類文明對科技已作了「浮士德的約定」（用卡恩 [Herman Kahn] 語），科技之發展不會停止（我們能阻止「複製人」的出現嗎？）毫無疑問，科技對傳統的人文價值的衝擊，是無比深遠與巨大的。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所面對的文化問題不再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中西的衝突，今天中國文化的問題，不是張之洞，亦不是王國維，甚至也不是胡適之所遇到或所措心的。中國的現代性或中國新文明秩序的建構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人命定的事業。

《二十一世紀》與二十一世紀有約，風雨十年，終於會面了。《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一世紀要走的路正遠。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社會學講座教授。